

渡边淳一自选集009

紫丁香冷的街道

◎ 渡边淳一

 文匯出版社

紫丁香冷的街道

赵宜民 译

Watanabe Junichi

「日」渡边淳一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丁香冷的街道 / (日) 渡边淳一著; 赵宜民译. — 上

海: 文汇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41-563-3

I. 紫… II. ①渡…②赵…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438 号

图字: 09-2008-548 号

リウ冷えの街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1978 by 渡边淳一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新潮社 1996 年文库本译出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渡边淳一自选集 009]

紫丁香冷的街道

作者 / [日] 渡边淳一 译者 / 赵宜民

出版人 / 桂国强 翻译统筹 / 吴文智

责任编辑 / 刘 刚 装帧设计 / 吴耀明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彩色印刷 / 上海现代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 150 千

印张 / 10.5 (彩页 4 页) 印数 / 1-50 000

ISBN 978-7-80741-563-3 定价: 32.00 元



作者近影

2004.8.5. 16

中国又元出版社殿

比、初、貴社より出版の書籍を出版されることと、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とくに貴社より信用と実績のある出版社から出版の書籍を多く購入し、大変多くの中口人の読者に読まれることにより、日々書口の振替と経路に悩ま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今後、社内でも貴社を訪問し、同様にサイン会や講演会等とあ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渡辺清

敬啓

作者致文汇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期待着，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渡边淳一

有津京介到达羽田机场时已经是下午七点了。从高速公路上望去，四月中旬的东京的大街小巷已经笼罩在暮色之中。而机场的大楼里依然灯火通明，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进入国内航线的候机大厅，有津径直朝登机接待处走去。悬挂在正前方的告示牌上写着“飞往札幌的五一五航班十九点十分起飞”。大部分飞机座位模拟图上的座位号都被翻了过去，只剩五六个座位了。

“请问您想要哪个座位？”

机舱后部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两个靠在一起座位。

“我要那里靠过道的那个座位。”

“这个可以吗？”

临飞机起飞前才来，他也没有心情去选哪个座位。他只是因为身高腿长想尽可能选个靠过道的位置。他接过机票正要离开接待处，只听广播里说：

“因札幌地区天气不良，十九点十分飞往札幌的五一五航班推迟二十分钟，改为十九点三十分起飞。预定十九点二十分带您登机。让各位着急非常抱歉。请再稍候。”

候机大厅里到处是人。有几个人在看大厅中央的钟表。有的人眼神里带着担心。有的人在小声交谈。看来他们都是要乘坐五一五航班去札幌的。

有津粗略地巡视了一下大厅，没有一个有津认识的人。有津京介十二年前毕业于北大（北海道大学）农学系。他学的是植物病理专业，但

多年来他一直专心从事泥炭的研究。他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生院，三年前升为副教授。但因为他懂植物分类，目前专职在大学植物园上班。因为学会的事、与文部省的商谈、综合开发计划等事情，一年要去东京四五次。今年才到四月中旬，可已经是第三次来东京了。

有津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型的黑色旅行包。候机大厅里的座椅上坐满了等待登机的人。看样子不仅是札幌地区，飞往其他地区的航班似乎也稍微推迟了起飞的时间。

为了打发时间，他朝小卖部走去。他观察着橱窗里的商品，心里想着在札幌等待他的妻子和女儿。虽说是来东京，但由于差不多每两个月就来一次，所以用不着特意买什么土特产回去。而且，今天即使回去，到札幌时也已经十点多了。那时女儿久美子已经睡了。妻子已经习惯了他不带土特产回家。他离开小卖部，想返回候机大厅。途中他拿了份晚报，正要往报摊上放十日圆硬币时，广播再次响了起来。

“等待飞往札幌的五一五航班的乘客，细野和美女士、平山纪夫先生、宗宫佐衣子女士，请到日本航空接待处。”

有津顿时停住了脚步。广播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内容后关掉了。

“宗宫佐衣子。”

有津嘴里重复着刚才广播里出现的最后一个名字。

他觉得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名字。

他停下脚步，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句后，就急忙朝候机大厅走去。

有津来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大厅的石柱子旁边。从这里能够看清接待处的情况。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背影。她正朝办理登机手续的接待处走去。女人身材瘦小。她身穿藏青色结城丝绸和服，扎着有手绘图案的捻线绸和服腰带。右手挎着一个白色旅行包。如果那个女的是刚才

广播里提到的等机票的人，那她肯定就是宗宫佐衣子。

有津靠在石柱子上，盯着女人的举动。那个女的在接待处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接待处的空姐点了点头，取下一张红色座位的机票递给了她。

果然是宗宫佐衣子啊。有津兴奋得差点没跳起来。

女人转过身来。瓜子型的脸上透着沉着和冷静。年纪大概有二十七岁，一双凤眼好像在微笑。

女人从有津站的石柱旁走过去，站到了可以看到夜景的玻璃墙边。她在那里再次确认了一下刚才得到的机票，然后把它装进了提包里，并看了看左手腕上的手表。她的脸从侧面看很漂亮。

那就是宗宫佐衣子吗……

有津再次仔细观察十米外的这个女性。

广播里的确喊的是“宗宫佐衣子”。广播里第一次喊这个名字时，由于突然，他没有注意听，因此也有可能听错。但第二次是专门仔细听的。广播里的确喊的是“宗宫佐衣子”。他对广播里第二次喊的名字是有把握的。

女人把旅行包放在脚旁边，微微伏着身子站在那里。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也许是藏青色和服的原因，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

有津又疑惑起来。宗宫佐衣子……真的是她吗？

同姓同名的人有许多，但宗宫这个姓并不多。佐衣子这个名字也不多。但暂且不说字面上，从姓名的读音上说，很难说没有其他人叫“MUNEMIYASAIKO”（“宗宫佐衣子”的日语读音）的。

迄今为止，虽然自己不曾忘记这个名字，但从未从别人那里听到过这个姓名。至少在札幌没有听到过叫这个名字的人。而如今，叫这个名

字的人就近在咫尺。跟她打招呼，她就听得到。这让有津难以置信。总之，这个叫宗宫佐衣子的女人一会儿将和自己乘同一架飞机去札幌是确信无疑的。

慌什么！

有津按捺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一直看着在欣赏窗外夜景的女人。

回想起来，打那以后已经过去十年了。

这十年来，有津从未忘记过宗宫佐衣子这个名字。如果是普通的知己，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会逐步淡薄。而宗宫佐衣子这个名字却时刻清晰地在他脑海里浮现。

和妻子第一次接吻时也好，和妻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也好，或者偶尔出轨玩别的女人时也好，他都会想起宗宫佐衣子这个名字。

当高潮将近，快要坚持不住时，宗宫佐衣子那张因极度愉悦而看似痛苦的白嫩的脸就会从有津脑海里掠过。当快感过后，刚才那难以抑制的欲望消失得踪影皆无从而顿感索然无味时，佐衣子的面容就模糊起来，无论如何使劲想，也想不起她那张清晰的面孔。

还是露崎说的对，压根儿就不该问那个名字。

平静下来的有津每次都感到有些后悔。只要不问那个名字，就不会老是被那个名字牵着鼻子想个没完。

但想起来，这其实是个奇妙的错觉。因为，迄今为止，有津即没有见过宗宫佐衣子，也没有和她说过话。最重要的是，连这个名字也仅仅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次。

那是有津京介在研究生院读书时的事了。当时他二十四岁。

因为有津在高中时踢过足球，所以有津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加入了

校足球队。队长是经济系四年级一个叫落合的学生。不过，训练时其他高年级的同学也经常来。

露崎政明比有津高五级，从医学系毕业后，三年前当上了医生。他学的是妇科专业，但因为在大医院的医院里，所以有空时，也会到球场看他们训练。

那是秋天的某一天。那天从早晨就开始下雨，队里没有训练。傍晚时，有津和憋在宿舍里的四五个同学在闲聊。这时，露崎突然来了。他一进来就把屋子巡视了一遍。足球队的队员们给他打招呼，他只是微微点点头。接着一言不发地抽起烟来。队员们弄不清他的来意，就又接着闲聊起来。

露崎抽完第二支烟后，像是瞅好了时机似的问几个人说：

“怎么样，你们想不想打工挣钱啊？”

“学长，什么工作啊？”

几个人反正闲着没事做。他们围到了学长身边。

“和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样。”

说着露崎看了看每个队员的脸。

“希望你们不要告诉其他人。”

“保证不告诉其他人。是什么工作啊？”

学长那卖关子的态度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兴趣。

“是这么回事……”

露崎把脸凑到大家面前压低声音说，

“想要你们的精液。”

露崎对面的竹冈吃惊地喊叫说：

“精液？！”

露崎像是生气似的说：

“对。精液。是精液。”

说着他依次看了看每个人的脸。五个人立刻羞得满脸通红，面面相觑，好像很难为情。

“这算不得什么，不是很简单嘛。”

话一旦说出口，剩下的事露崎就好办了。他开始欣赏起因不知所措而一言不发的五个人的表情来。

“怎么样，竹冈？”

“啊！”

刚才还比谁都吃惊狂叫的竹冈，这会儿乖乖地垂着头一言不发。

“请你们把它装进试管里。1 cc 七百日圆。怎么样？”

几个学生像是中了毒气似的两眼发愣。露崎眼带笑意地说：

“3 cc 就是两千日圆。怎么样，有津？”

被叫到名字的有津禁不住浑身一抖。

“怎么了！怎么回事？”

露崎的嗓门越高，学生们越是缩作一团。

露崎又点上一支烟说：

“这不是不错的工作吗？”

竹冈声音嘶哑地勉强问道：

“用作什么呀？”

“用于人工授精。有的太太因为丈夫没有精子怀不上孕而发愁。她们可都是美人啊。”

五个人像是打了麻药似的，眼神迷糊地看着露崎。

“怎么样？干不干？”

有津知道露崎又一次把视线投向了他。他想尽可能拒绝。他觉得大白天把自己的精液装进试管交给别人太难为情了。他拿定主义，如果有谁说不干，他也跟着说不干。

自己没有缺钱缺到做那种事情。

他正在这样想着。这时，露崎说话了：

“对！有津！你是男人吗？”

“哎！是。”

“那就是做了？”

“做。”

“是吗？你呢？”

“做。”

其余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如是回答。

有津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他自己也不清楚。事后想起来，他觉得那是一时的气氛造成的。也许是因为被问到是不是男人时没了退路。总之，原本打算拒绝的，可当回过神来时，却发现结果是相反的。竹冈和吉村也都像是足球训练时挨了学长的训斥似的，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好！就你们三个了。跟我来！”

说着露崎站起身来。那样子似乎在说定下来就马上做。

竹冈带着哭腔问道：

“这个……马上要吗？”

“对！你不方便吗？”

“不，也没……”

“那不就行了吗？”

三个人像被拉到屠宰场去的猪似的，畏畏缩缩地跟在露崎身后往外

走。剩下的两个人像是过意不去似的目送他们出去。在走廊里拐了几个弯后，三个人在挂着妇科第三研究室木牌子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周围的架子上堆放着陈旧的病历、装有X光片的袋子等。旁边则摆放着装着各种各样器官标本的瓶子。从稍微打开的门缝里朝里望去，只见里面摆满了看上去像是复杂的试验器具和化学药品。三人默默等待露崎从屋里出来。

现在还来得及拒绝吗？

有津边等待露崎边考虑如何逃跑。

这时，三人面前的门打开了。露崎从里面走出来说：

“就是他们三个。”

他身后站着一个身穿皱巴巴白大褂的高个男子。

男子看了看三个人，点点头说：

“嗯，还可以吧。”

那眼神就好像在评价一个试验用动物一样。

有津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当他终于明白自己成了试验用动物后，顿时感到自己很可怜。

“去把那东西弄到这里面。为了不使精液干燥，瓶子里放进了生理盐水。”

露崎把三个瓶子分别递给他们三人。

“洗手间在前面走廊的拐角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你们需要几分钟才能弄出来呀？”

“.....”

三人像处女似的低着头一言不发。

“年轻人，很快就会搞好吧？”

穿白大褂的男人说罢面无表情地消失在了门里面。

露崎像进一步安慰三人似的说：

“我在这儿等你们。弄出来后就拿来给我。”

三人依然默默无言地拿着试管朝洗手间走去。

有津去的洗手间在竹冈去的洗手间上面。毕竟大家如果在同一个洗手间里是弄不出来的。

关上门，插上插销后，他看了看四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周围的墙上和门上到处画的都是女人的裸体画或女人身体某一部位的画。也许是住院患者闲得无聊画的。一半左右的画有被清除的痕迹。

有津看了一会儿墙壁上的画，终于想起把裤子上的纽扣解开。他本想蹲下来，但最终还是决定靠墙站着弄。

不知道他们要花几分钟。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快了和慢了都很可笑。

总之，先把它弄出来再说。

他紧闭着眼憋着气，感到全身发热。

接受你们精子的太太可都是美人啊……

他想起了露崎说过的话。有津像以露崎的话为线索，在脑子里描绘着女人白嫩的肌肤。他闭着眼，在想象中一口气把精液弄了出来。

“啊！”

他低声呻吟着急忙对准了冰凉的瓶子口。他觉得眼前出现了焰火。一张皱着眉头白白的女人的脸从他脑海里一闪而过。

有津做这个奇怪工作的时间其实不足十分钟。一种虚脱和眩晕似的空虚感突然向他袭来。

他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接着看了看左手里的试管。沾在瓶壁上精液

在慢慢向下流。先流下去的已经和生理盐水融合，后面拖着一个白色的尾巴。

大概有一亿个精子吧？

他读过有关性的杂志。他模模糊糊记得 1 cc 精液中的精子数量。

当有津回到研究室时，竹冈和吉村已经在那里了。两个人看上去脸色都有些苍白。

“辛苦了。这是酬劳。”

露崎当场交给三人一人一个白色信封。他们好像并没有确认精液量，所以说酬金一开始就定好了。

三人没有回足球队宿舍，从医院一出来就各自分手了。剩下自己一个人后，有津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装着两千日圆。他扔掉了信封，心想这钱是那个所谓的漂亮太太出的吗？

后来露崎多次来他们房间和足球场。有时有津还单独和露崎在一起。但双方就像忘记了那件打工的事似的，谁也没提起过。提供精液的三个人之间也从不提那件事。

不足十分钟的一个简单的作业就得到两千日圆。然而，有津并没有赚了钱的感觉。也没心情在朋友面前炫耀。即便他们口头上说得很露骨，但其实他们还是对性知之甚少的纯真青年。这让他们对谈论这件事情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三个人共同的心情。三个人彼此都不谈论那件事。渐渐这成了他们三人的禁忌。但，对于有津来说，那件事越是禁忌，他的心理压力越大，越难以忘记。

往年足球队的年终总结会都是在十二月初举行。因为，如果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再举行年终总结会，学生们有的回家，有的外出打工，很难

聚到一起。

那年的年终总结会是在学校的南边，离学校正门五百米的陆桥前头烤鸡店举行的。十一月底下的一场雪融化了，土路的路面到处是泥。加上直接指导球队工作及来鼓励球队的学长，来参加年终总结会的将近三十人。当然，露崎也来了。先是一本正经的致辞，接着是互相敬酒，再就是每个人轮流着进行即兴表演。这几步结束后场面就开始乱了起来。

酒宴结束后，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闲聊起来。这时有津想找露崎。大小两个房间合成的一个大房间里充满了香烟的烟雾。露崎坐在他原来坐的靠里边的位子上，正和足球队队长落合交谈。说的一方是落合，而露崎只管听。露崎还时不时地点着头笑。看样子不像是谈什么复杂的话题。有津拿着酒壶来到露崎面前。

有津举起酒壶说：

“学长请！”

“哦，你干它一杯！”

“学长先请。”

有津给露崎倒了杯酒。露崎也给他倒一杯。有津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

见有津来了，落合趁机站起身说：

“那么，那件事就拜托了。”

看来落合谈的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场面已相当混乱了。

“我有话想和学长说。”

“什么话啊？”

说着露崎把脸凑了过来。

“学长请往这里坐。”